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

目錄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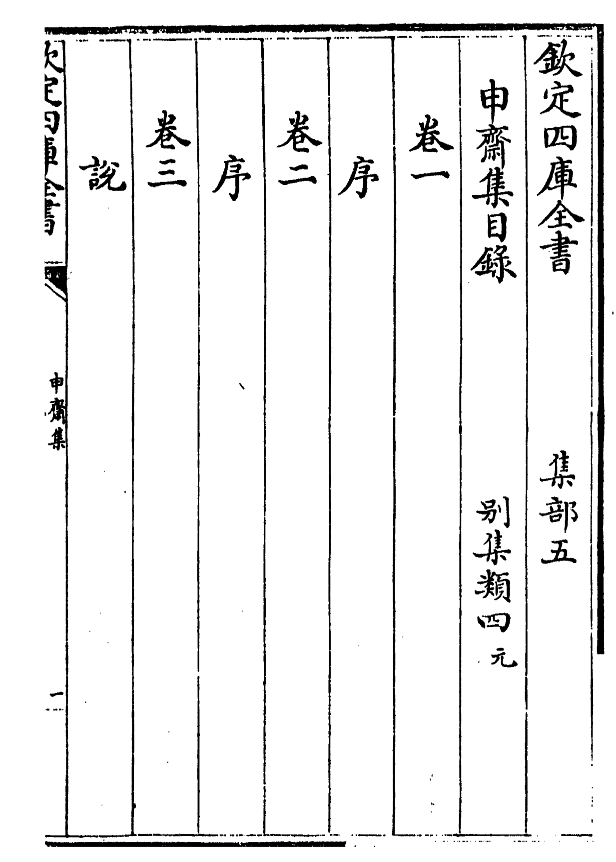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錄監生臣吴銓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申齋集目錄　　別集類四　元

臣等謹案申齋集十五卷元劉岳申撰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以學行稱於時為劉辰翁吳澄等所推重與劉詵龍仁夫齊名嘗以澄薦召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後授泰和州判致仕學者稱為申齋先生是集乃其門人蕭洵所輯李祁為之序元季嘗付剞劂久經淪燬惟抄帙僅存顧嗣立元詩選蒐羅至備獨不及此編江西通志亦謂岳申文集今已不

傳蓋屬希覯之本矣岳申為文根柢六經而
以韓蘇為圭臬故其氣骨遒上無後來冗
之習豫章人物志以簡約峻潔許之殆非虛
美至集中碑誌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據以
考證史事如文天祥傳比宋史所載為詳夏
貴墓誌稱其出奇討立戰功甚悉而貴之失
節並不為之諱且深致惋惜之詞亦非曲筆
諛墓者可比洵可謂知作文之體要者也乾

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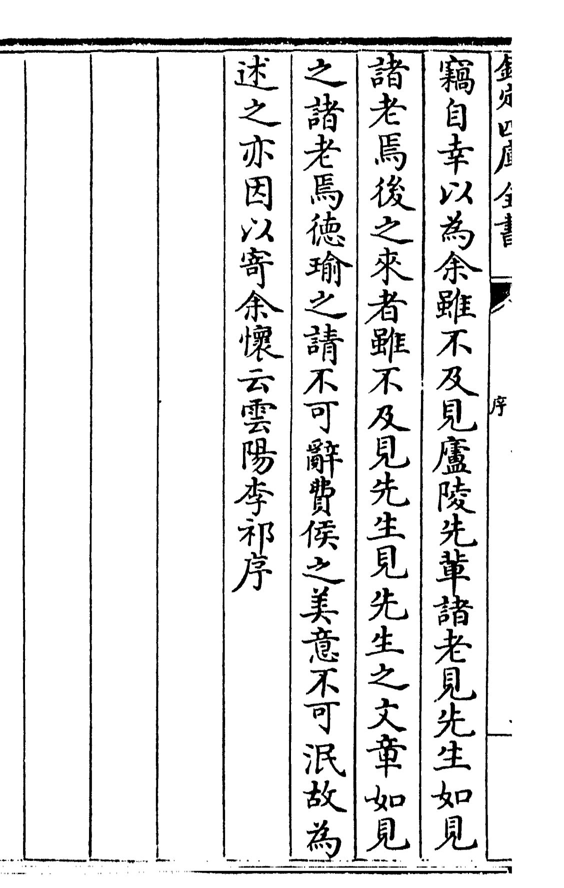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申齋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舂容大雅鳴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嵬眼須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砢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惟申齋劉先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嬴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

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詞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決不肯廁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衆人與人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捃摭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財於是吉水郡侯番易費君振遠慨然領之期

以梓成當置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此而德瑜復来請余文為序且謂余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余宜不可辭因念余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湘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為幸先生每見余輙舉老杜好心事真顔色之句為余誦之余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嘗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笑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余私



竊自幸以為余雖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之諸老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為述之亦因以寄余懷云雲陽李祁序

中齋集卷一

元 劉岳申 撰

序

送吳草廬赴國子監丞序

至大元年秋臨川吳幼清先生以國子監丞徵當之京師郡縣趣就道者接乎先生之門明年三月先生至洪門生兒子從先生行與送先生而返者咸相與言曰先生有道之士不求聞而達者也監丞七品其進退不為

先生輕重加損也審矣或曰官雖卑以教則尊教胄子又尊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與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門是猶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棄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處進退有道衆人固不識

也先生嘗以翰苑徵至京而不就列又當勸學江右至官而不終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臨川自王氏以文學行誼顯過江陸氏以道顯至於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後約其同而歸於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兼之矣使先生之學行豈復有遺憾哉將天下有無窮之休而復臨川有無窮之聞以臨川復顯於天下必將自今始

㢘叅政壽詩序

嘗謂詩至崧高烝民以為尹吉甫周之賢卿也其誦申伯之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仲山甫之詩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然後知天之生賢甚難其人又嘗讀詩至泮水閟宮以為史克魯之賢史也其誦僖公之詩曰永錫難老曰俾爾壽而臧俾爾壽而富曰眉壽無有害然後知人之好賢有甚於天使尹吉甫而非賢卿史克而非賢史則其詩不可誦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其見删於聖人也久矣

夫申伯山甫周之賢相僖公魯之賢君其得此於史克吉甫以誦於當時而見録於聖人以傳於後世夫豈偶然哉江西地大物衆號稱難治自叅政廉公下車以來稱賢相者必曰廉公公何以得此聲於江廣哉昔公先正太師恒陽文正王以碩德元勲為國名臣其功業見知於聖主而聲光流於賢子孫公以朝之勲舊家之名德世濟其美江廣雖數千里數百萬生聚方寄托以生而退然常欲為陋巷之匹夫山澤之臞儒而不可得常

以為江廣之民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不知其幾百千萬人而何崇高富貴之敢知是心也雖申伯之亹亹山甫之翼翼魯侯之穆穆何以尚之計江廣之民受公之賜而不知者皆此是也又計江廣之民其知者甚少而不知者甚衆又不獨江廣之民雖公亦不自知也余廬陵人也而客寓於臨江之新淦於是聞有高峯書院者能知推本公所自生又推頌公所為使民不忘者祝公以高明之德奉公以悠久之福期公以與斯世斯民為無

窮之利澤庶幾竊附古詩人之義者屬余為序或曰公之功德可與為申伯為山甫可與為魯侯而詩人未有足當尹吉甫史克者孰能美形容之萬一余謂天之生大賢則必與之以壽富康寧之備福本不待於人而人皆以壽富康寧之備福而祝之大賢者亦攸好德之民也此彛好也遺其詞而取其義可也是以不敢辭而序其端云

陸宣公奏議註序

近古人臣進諫其君未有如陸宣公者以其言多與德宗不合而推誠盡忠反覆委曲無所不至故為奏對第一蘇文忠公稱為言論深切事情而不離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之辨如賈誼而術未嘗疎上可以格君心之非下可以通天下之志又云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嘗乞校正其書使人主置之坐隅如見其面反覆熟讀如與之言可謂曲盡此書之妙公嘗稱歐陽公論事似陸贄而公之文章善論得失利害尤不減贄夫

以宣公不遇時而時君每事必諮訪每對必合意而每問必至再三信乎其至誠懇惻為不可及而文采議論不可揜也歐蘇遭時遇主以其文采議論發其至誠懇惻雖有時遇激而深切事情感悟傾動要多得之竊嘗歎設科以來策士務取直述使士子皆以宣公為法豈不稱塞明詔而對時務者大抵無策其尤甚者膚率繆悠遠媿吏牘安得蘇文忠復起而與天下共讀此書也哉宋紹興中有郎曄嘗刊宣公奏議然不無去取今永

豐鍾君士荒於註其全書并及制誥於是開卷愈覺了然矣使場屋得此時務不患無有用之策廷對得此清朝不患無晁董之文奏疏得此人主不患無納諫之明制誥得此天下四方不患無感泣之人文章不為空言而吾黨之士不為腐儒豈不偉哉此蘇公校正之遺意也將宣公亦不賫恨於九京矣

送張憲使赴禮部序

泰定二年今天子念南海之民不幸遇貪饕吏有毒於

瘴癘者思一洗之以太師淮陽獻武王之孫翰林承旨
蔡國公之仲子張侯景魯為東粤憲使明年春三月侯
至自京師南海之民室家相慶曰上幸不忘嶺海侯何
來之暮也未閲月而侯以禮部侍郎召南海之民室家
相弔曰上遂棄嶺海矣何奪侯之亟也於是侯方刻石
崖山紀先世功烈以與南海相為無窮罔極嗚呼宋亡
今五十年矣方臨安亡老母弱子此行宋之臣子有負
其主遺孤孱子以冀望萬分一者既逃閩閩亡浮海海

沉而然後天既訖宋之籙矣其臣子終不忍死君而盡死於無萬分一可望之後此宋三百年明道正誼之効也論者以淮陽王有大勲於國而功莫重於崖山令天下大一統而祖功宗德之議萬世不可改者皆王之功此王所以有後也歟傳曰孝子揚父之美夫揚父之美者雖在父而惟孝子能揚之向微蔡國公以忠清直諒歷事累朝為國名臣俁又以文學政事世濟其美其不為先世之辱者鮮矣又安能揚先世之美哉俁還朝尚

念今天下風俗日趨於薄非細故也於以教忠教孝必自禮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此侯所以召還也不然上豈真棄嶺海哉余雖不獲從崖山以觀一時紀載之盛竊慕王累世富貴而多賢子孫異乎為將三世者故為天下道且以為侯還朝之獻云

送皮次翁臨武尹序

古今人非才之難而用違其才之患非違其材之患而

不盡其材之恨以汲黯治郡者違其材者也以賈董為諸侯王傅相者不盡其材者也用違其材者不知人不盡其材者棄人東坡嘗極言人才英華果鋭之氣以為柄用人者惜之使人讀其書無不欲廢卷而歎者嗟夫天之生材夫豈盡無意如清江皮次翁非不早有譽其得百里之地亦不可謂不早所自樹立又非弱也奈何能使江華之民被其澤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江華而又有不知者以衆人遇之使不得不遠引以自高及其久

而後起為溫之平陽也又非不以善政聞而又未嘗有能拔之衆人之中以稍異其陳迹者又久而又復用之又如其初於距筮仕三十五年矣三十五年矣而後次翁始以臨武大夫行無損益乎大夫人皆為大夫恨大夫類無有幾微見顔面者嗟夫不有可為世道生民恨者乎使三十五年皆澤物之日殆不止過半不家食且無幾時而又使不得行志也豈不可為痛恨哉孟子有言此非距心之所得為者也大夫官不過初筮志不改

初服少壯老為一日始終為一人進退綽有餘裕使臨武之民幸乃得大夫終三年淹大夫豈有不慊於志者此當路之責非大夫所計慮也余嘗備員清江鄉校聞大夫居家善事長又善居鄉鄉人惟恐其不家食也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大夫有焉吾廬陵人士多與大夫遊者聞大夫將行咸失志且恨曰廬陵何不得為臨武也又曰臨武何其修之至也咸為詩以贈而俾余為序余既誦皮大夫之賢以告夫當路能用人者又

為臨武之民之賀其遭也故書以為送臨武皮大夫序

贈虞孟修序

江州務使虞修令奎章閣侍書學士伯生之母兄也孟修以父澤奉檄征商以莞庫輸賦京師始得為坡頴彭城之聚及來江州以年饑師興商旅不行官督虧課如實負之孟修在縶彌年賢太守狄侯憐而脫之俾歸乞貸以償翰林學士臨川吳公為書四方故人以成賢太守之美四方聞者皆曰賢哉太守又曰吳公獨未有知

侍書之賢者盖嘗疑晏子仁其三族妻之族可使無凍餒母之族可使衣絲父之族豈盡可使乘車者乎使傳記不為夸則晏子不得為賢於是侍書賢於晏子矣又嘗疑韓公不為誅則崔翰不得為賢於是侍書賢於崔翰矣侍書朝夕侍聖天子經筵啟沃可以論薦一時賢士大夫而猶不可內舉其兄於莞庫於是管仲之舉七十餘家祁奚之舉讎舉子皆大夫非矣故余以侍書為賢蓋篤論也雖然知賢吳公賢侍書而力不足以拔之

者無責爾也力足以拔之而又遂能拔之不尤賢矣乎是故余將以告夫尤賢者

送海勤師省親序

儒者之道以父子君臣為綱而禮樂以迪之政刑以弼之歷五帝三聖人至周公孔子孟子而其制大備其說大明而又有飲食衣服宮室車服聲音采色以養其口腹者百骸使人愉悅安適以就其如此去其不如此者宜乎人人知有聖賢之教而不忍畔也佛之教以絕而

父子棄而君臣為其道也又勞苦險穢垢辱備人情斯須所不能堪居者以行其所謂戒律宜其徒之不能守也僅而能守則子不得私其親而謂他人父他人兄者固其所也其為能學其師之學者也其不如是畔其師者也有佛者惠勤則異乎是蓋余二十五年前結廬先君子墓側勤為余備灑掃晨夕香火又教其徒讀論語孟子身學為詩余甚異之一日持巾鉢告行於余問何行曰將之淮何為乎之淮則泣且言曰勤幸有父母不

幸以歲凶流離就食淮土今八年矣而不能返也江淮相距非甚遠勤遊諸方食宿如願無裹糧之苦不及勤盛壯時壹往覲省即有不可知不可奈何者獨何面目拜佛乎余聞而瞿然不自知其涕泗之横流也於是余之廢蓼莪也久矣嗟乎勤乎汝為僧而知有父母也將不暇顧其師之教而往從之乎此内心之真也勤曰此吾師之教也吾師嘗言父母恩重為說方便報父母恩萬方勤未能行也勤不省親不可以為吾師之弟子余

聞而益悲嗟夫勤乎汝能返而父母使無江淮之隔將宰物者猶將為汝五風十雨使恒無凶災疾厲以終而父母之天年也況今明天子在上裁成輔相所使燮理又得人者乎勤於是乎行今既喜勤之善學佛而樂著其説以告夫不為勤者作送海勤師省親序

贈劉孟懷采詩文序

古今能言之士多矣其能自致必傳無疑者能幾人哉能傳矣能保其久而不至澌盡泯滅者又能幾人哉魯

叔孫豹論古之死而不朽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真不朽者也然其稱魯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當時去文仲世次蓋未遠由今觀之求文仲一言不可得矣今之知文者以其事見於春秋左傳而其名見於論語雖不為聖人所取而猶得以不朽至今謂之有所托以自見則可謂之其言立不可必如六經孔孟而後可謂之立言也難矣漢唐藝文志所載漢之七畧唐之四類今其存者亡幾當漢唐之世得登

於二代之史見列於藝文之目豈不自信必傳可久而卒不能久卒不免於澌盡泯滅則豈不可懼哉梁蕭統集文選三十卷其是非去取不謬者罕矣吾嘗以為其間有不能不傳者雖不待統而亦傳有不必傳者不足傳者而皆傳則統力也豈亦有幸不幸耶於是愈降矣宋諸儒講學上遡六經孔孟文章視漢唐有過無不及其必傳可久無疑有非七畧四類所可例者又豈特蕭統輩哉宋季其間豈無一語之幾於道聖朝還淳反古

又為同文丕變之一初吾友劉孟懐以書生周旋鄉里懼久遂湮没將周遊四方求之以授世之能立言者以庶幾其傳其用力可謂甚勞其言曰其能必傳者無以余為也其可傳而不幸將遂不傳者使他日幸而有所托以傳焉其用志豈不甚厚且名其集曰崇雅夫聖世黜浮之日而孟懐乃先有崇雅之作皆有可嘉者余以鄉邦晩出少而不學長而無述今無聞矣獨幸孟懐有可謂之曰必将有得於斯文也故樂為之書以俟

張文先詩序

陶淵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而終身不遇漢高皇蜀昭烈徒賦詩飲酒時時微見其意而托於放曠任其真率若多無所事者其在晉人中可與劉越石陶士行並驅爭先而超然遠引不可為孔文舉嵇叔夜故其詩以至腴為至澹以雄奇恢詭為隱居放言要使人未易窺測韋蘇州固富貴中人有豪俠氣其逢楊開府本非創奇其寄全椒道士亦非謾語其胸懷本趣薄富貴厭紛

華故其詩以盛麗為簡寂以踈宕為幽雅如神仙足官府如佛相具莊嚴故言詩者曰陶韋而和陶效韋高者不過自道下者乃為效顰吾友張文先以累世豊家而與布衣寸晷爭能千萬間廣厦而與茅簷芹曝同情其神氣上故其情不可凡其骨法異故狀不可寒其才力足故常兼人其興致遠故常絶倫使人謂詩不能窮人自文先始有是乎詩三百篇豈無出於王公大夫者富且貴無如周公詩安能使之窮哉人有常言詩人莫窮

於子美而善言富貴古今未有如子美之工者又不獨杜位宅守歲三月三日長安水邊此時此語為富貴乃其許稷契致君堯舜直欲使天下皆為壽富康寧之民此子美本志常常諷道之者然則詩必窮者而後工亦非通論也郴子厚賀王參元語憤激吾讀文先詩不止此故以陶韋杜發之以待知言者

贈劉自巽寫真

古今畫史惟商人第一能象高宗夢中所得乃與傅巖

所遇者相肖似如高宗同夢又如高宗夢覺所作殆天授非人力也今之畫者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然執筆端相以求之有得亦有不得得者常少不得者常多況寫夢又寫他人所夢乎故謂高宗以夢得易以形求難後來麒麟雲臺凌烟類能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死於是世道人物已降而畫工亦遠矣然亦豈可少哉友人劉君士楚為余言余里劉自巽妙寫真為舉傅巖以助其神授天得且戒之曰無摹市井無貌尋常今山林巖

究必有為霖雨為舟楫者子其審之

送方復大徽州學錄補書吏序

太史公之傳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太史公之歎何歎也漢初右吏左儒通經之士自郎中而遷者為右自掌故而遷者為滯獨無敢上議律令者卒史於九卿次郡太守上者掾屬於九卿次郡著為功令然後公卿大夫士吏多文學士此太史公所謂廣厲學官之路即班固所謂開利祿之途

者也夫弘不能變更律令僅著功令用儒於吏以參錯其間儒者始有進用之途而去漢初風氣亦遠矣此太史公所以歎也方今議行貢舉稍用試選學官歲貢儒吏近年六部吏間選於博士弟子諸州文學憲府掾吏選於職官次選於教授正錄視功令為近似矣使太史公生於今世當如何其喜幸耶太史公徒見轅固申生伏生皆老死仲舒又不偶至其徒始有遂者子孫皆至大官以為仲舒恨概不及見後來明經至三公者之輩

出漢儒未有推本公孫弘者太史公特著論之以優掌故為厲學官之路漢西都用儒之始而存不足於喜幸之中復未有得欲者令六部視九卿憲府視外郡教授正錄視掌故文學儒者由是而進豈無明經至三公之望哉友人方復大用江浙省檄為徽學錄例在選中江浙又多故人名卿復大儀狀語言儒術吏事在儕輩中未能或之先也其行也必有合也余故舉漢事以張其行孰有為復大之鄉里親故而不樂其遂者乎孰有為

儒者而不樂其行者乎孰有為學官而不樂其行之遭者乎故曰必有合也夫余亦得視復大者也而才不逮其所謂不飲而喜善飲者為之落落酣暢使復大遂得行志為儕輩榮耀亦與有焉故樂告夫同志者

送王吾素翰林編修序

余讀歐陽公兩制集序為之慨然歎息曰公以文章鉅公為天子詞臣當太平盛際復何所不足而以祠祭用浮屠老子之言制誥用世俗四六之體不足以言文章

至於遵天子難諭之意復誥命於三代之隆恨未能則公之志益可悲矣夫文章千古事而朝廷之文所以指揮號令訓戒約束其所係尤不小每觀漢初天子賜書蠻夷君長乃有善於為辭命者所不能豈與後來希合苟容自詭搢告之修不通春秋之義傳笑天下貽譏後世者所可與闘於此然後知天子難諭之意甚未易導三代誥命之文又豈易復乎公之斯言不可改已吾友王吾素延祐辛酉進士不負丞於平陽為令尹於上猶

三仕而以編修入翰苑念昔服勞州縣以儒者之政聞
執讒慝之口令為太史氏固儒者所宜然職在編摩雖
若甚輕而政事之得失號令之臧否上關天命下繫人
心上為君德下為風化有不可不謹記而備錄之者其
責甚重他日進為學士其選諒不難而求如歐陽公所
云云有不可易視之者況翰苑與場屋文體異而禁近
與外服事功又異吾素此行得以盡讀天下之書盡識
天下之士其文學政事何古人之不可為哉於是行有

日盧陵劉岳申序以送之

送袁慶遠之潮州路經歷序

泰定乙丑令河南叅政董公以指揮使數實於江西余以郡文學相見於廬陵公一見如平生執手謂余曰使先生識先忠宣公令日安在此余固聞忠獻忠宣下士久矣乃親得之於其子令年袁慶遠以潮陽郡幙長道出廬陵視余諸公贈言余讀至虞學士所為序慨然曰達賢者有後董氏多賢子孫多時聞人信矣哉中州士

大夫每多漢大將軍不薦士以為高每論建大抵如韓
安國首鼠兩端鄭當時不肯堅是以為賢如董忠獻忠
宣二公未知前史可得幾人況今世乎往者孔子文公
叔文子而不仁臧文仲編書泰誓取休休有容而尤惡
媢嫉曾子得之以成大學終章著為天下後世好仁惡
不仁者之龜鑑使二公在聖門猶將與之況今世乎夫
出公之門受公之知以自拔擢出郡衆人之上而有不
仁公之用心者乎慶遠嘗從吾友文遜志都城繼客董

氏及忠宣於退老之後聽其論議見其儀刑於就養右
衛之時與公之子遊從由右衛教授平樂椽史湖廣
佐幕南安以有今日潮陽郡之命慶遠固長材益自治
治人愛民下士無負董氏矣乎潮有韓文公文章政事
之流風餘韻公平生大節身後不得一語於及門之籍
湜獨賴蘇公以天風海雨之勢盡發其幽光著之雄文
以傳之百世慶遠其從承下風望餘光而以自振迅矣
乎必有進士如趙德者其無失士矣乎使人曰此自望

氏者也無寧使人謂董氏客乃爾士果不可薦不薦士果爲高爲賢也慶遠務開來者使益推轂天下賢士庶閉其門而塞其途矣乎哉是所以報董氏也

再贈劉雪艇序

泰定丙寅始識劉雪艇於螺川驛時江西都事王思進亟稱其術其後再見於監郡李侯之家侯信如思進而加詳三見於水驛蒼然亭禮部侍郎張允謙坐上雪艇握籌定數顧謂余曰明年侍郎數退平章數盡又明年

侍郎數亦頓盡今御史大夫伯顏公方爲江西平章日遣人以十庚人命試之雪艇十取一得平章笑命次第九人者高下皆第無一失平章始大奇其數術今年爲天歴二年已巳屢過余余爲言張侍郎以丁卯秋被言其冬平章以疾終戊辰侍郎以兵死凡丙寅所爲余親友談禍福者至是無不驗余獨舉所目擊其大者尤顯著以告夫未知雪艇者而雪艇固不待余言也

本草單方序

人病疾多醫病道少夫道少者生道少也雖扁鵲猶病之故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若庸工則能死生人矣死生人者以死道殺生人不明理不知書於是庸醫之病又有甚於人病者夫人病不皆死病而庸醫之病皆挾死道然而病家至死不怨殺者亦驕恣不論於理者也故不論理為第一不治吾鄉王東野以世業見知東朝翰林學士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皆為書明理堂三大字又為詩以寵其歸歸而益著書集本草單方以羣分而

類聚之分有專攻有速效聚以利倉卒便懐挾蓋明物理以求證治者也使凡為人子者皆得此書可不陷於不孝使凡為醫者皆知此書可不墮於不仁此書之傳其有仁人孝子之心乎或曰是在本草中容有不悟者乎曰本草在唐天寶嘗有單方藥圖矣而其書與永徽圖經俱逸存者無幾則唐人固有意矣東野非補亡乎東野水川人蓋先治家之病而後以治病家之病者東野其賢矣乎

送李僉事南臺都事序

世祖皇帝神聖武文有天地之德聰明睿智盡人物之性其建立憲臺也以鎮靜為上葢深得古人刑期無刑之意然猶或有未喻上意者類以刻薄為至公以寛大為近嫌故寧使不得直以究失職為常毋寧使疑我於慾故有誠廉吏而不幸排於姦民抑於不獲上卒喑啞被黷闇不得一吐氣以終其身而民終不得被其澤甚矣任喜怒為名高者之毒毒於貨利也至元丁丑憲僉

李公彦古按治吉贑南安凛然不可干以私而温然使人可即務欲上下無相蒙遠邇無不達葢古之祥刑者也故其政每以平反得當為尚故所過者有神明之畏有父母之愛公方汲汲以忠信洛詢求大公至正江西民方傒公大用至是有南臺都事之命夫江南諸道各聽於憲臺以為法為則都事又為喉舌之司先其可否予奪以定其出入殿最而上之臺端焉茍得其當其於懲勸無不宜者此江南諸道之幸也衆皆謂惟公能其

官惟公善於其職必能佐聖天子耳目之官益明其自達其聰以無壅塞遠人是非好惡之真江南郡縣其庶有瘳乎余以衰年既耄無能少補明時獨喜誦輿人之誦竊附古送行之義且以告夫今之能誠求民瘼者庶幾不負國家建立之初歟

趙國寶飲馬圖序

泰定四年今天子以天下追養命宣政院使臣其以江西吉安故沒入田籍於延壽寺院使與江西右丞親詣

臨吉取籍圖以閒掾史之從院使者曰趙圖寶從右丞者曰楊景文凡所以寛力塞吏責廣聖孝壹用其至景文以其餘閑視余以國寶所藏飲馬圖一馬在繫奚官左挾檕右挈壺馬卬首張口舉右足如聞其嘶雖未飲已踴躍有喜意余謂畫史不為飲泉飲江之馬而為在繫欲飲未得飲之狀夫繫之者不使其奔軼也飲之少者不使其過也不見其飲者不見其不足也畫史之用意遠矣國寶既寶藏之又能求文辭者發之余非其人

不足以辱雖然願有述焉昔魯僖公牧於坰野魯人頌之曰思無邪衛文公騋牝三千衛人歌之曰秉心塞淵周穆王車轍馬跡將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曰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格物之學也是故驥不稱其力而良馬比德君子焉國寶其得求放心之道乎其有寡欲之心乎其有尚德之意乎馬取其繫飲取其少少取饜是行也可謂範我馳驅矣於是觀者咸為詩而屬余為序云

豐城朱淵甫捕盗序

官以捕盗名未有縱盗者也未有求盗盗不得者也而盗常不得謂故縱不可而未有非故縱者又不獨名是官者焉自一命以上孰非禁姦禦暴而不為姦不為暴者吾見亦罕矣嗟夫欲民之不患盗不可得也欲民之不為盗亦不可得也今夫官自縣若州以捕盗名其胥與其徒皆役焉役有貴賤故有以禄有以傭禄之傭之以職思其憂盗宜無不得而不得以為常此縱盗之尤

著者也若夫使被盜者匿盜又藉盜以不為大盜此又與於盜之尤甚者民不幸被盜官不能即時蹤跡之徒謬於被盜之家而誅貨賄焉又之事外不實訊贓而設問姦民懼無故又自辱其妻孥也以為告官不得所亡失於盜者又以盜所不能奪者拱手而奉之官焉故寧不告故盜滋益熾其幸而盜既得則教盜蔓引大家由是而民之喪於官吏有什伯於盜者焉非大盜乎民之病此久矣豫章豐城朱淵甫不忍民之被盜於捕盜也

會豐城黄氏一夕遇盜八人空其家而官不得盜淵甫手得其七人焉而生致之官而後捕盜者與其胥若徒得禄與傭者免於戾焉或曰淵甫庶民也非受禄與傭者比也而生致盜非越爼乎是不宜章異以開僥倖者之門余曰此又與於盜之尤者也此為大盜者也使民皆為淵甫則郡若州以捕盜名官者皆當愧死使淵甫幸得縣若州以捕盜名一官則其所為必不止此又等而愈上之則愈不止此故曰是宜大章異之以為勸抑

余又聞昔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以邑其從者皆有賜若大盜禮焉是賞盜也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臧武仲之言可謂知本矣嗟夫竊鉤者誅其來久矣淵甫能捕羣盜有不能捕大盜者乎大盜既獲則羣盜不捕而自屏矣傳曰今之諸侯其取之猶禦也孰有不

受禦者乎有不受禦之人而使之為政則國門之外庶幾其無禦人者矣乎敢以是為淵甫贈泰定甲子仲秋

栖碧山題咏序

古今富貴利達其能得之於天要必有異於人者夫貴而足以奔走天下知能勇敢竒巧雄辯之士惟其意之所欲而聽命於其前後者固其勢也富而有封君之資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衛巧者為之營辯者為之說乃與有爵禄民社者無異故曰素封亦其勢也至於文人

才士宜未易致若聲名烜赫位禄穹華宜尤未易坐致而其得之也乃與知勇巧辯等是何道也蓋嘗竊觀其人要皆有寛深愽大之度篤實淳龎之姿一未嘗挾其所有而人往往歸之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余於淦龔氏碧山題詠有感焉夫龔氏其力足以為甲第之鉅麗别墅之清華使高山流水清風明月皆如其耳目之所欲得而一時名人勝士鴻儒鉅公亦往往寄姓名其間此豈偶然之故哉昔有蕭邑竇氏作拱翠堂得坡公為

之古木怪石既而晁無咎為之記陳無已為之詩至今
人知有竇氏徒以此此竇氏所以不可及也坡公記淩
虛臺謂世有足恃者而不繫乎臺之存亡公雖自負恃
而至理存焉舜咨求予序其端余感其意故為序云

贈蔣斯文序

余少不自力老而無成今老耄及之矣恨往者之逐邁
愧來者之滋多殆不勝追悔而且無所歸尤也今年始
識閩蔣斯文其皇皇取友如恐一失不可再得其汲汲

好修又如恐今日不復有明日何其敏且急也出其文一編余甚愛之問其年少余四十歲余愈益愧之惟古於文必深於道而後得於言其倍道而不悟者雖擇言亦必不精余嘗謂詞人起而有言者不必有德可也謂理學明而有德者不必有言可乎古來有行道有得於心而不理於口者也則後之學者可以有省矣君子觀於古今文章流出胸臆其示今與後與聖人所謂言之文行之遠者初不相悖戾則有德者必有言固千萬世不

可改已斯文學行文詞方將欲追古人而從之四海甚廣患無良師友乎如余者不足道無以余言為惟躬行心得慎無如余愧悔無及耳鄉先生歐陽公權有言先覺明天理以遏人欲後人談天理以奉人欲於是有臣錯學而君不得其忠子錯學而父不得其孝弟錯學而兄不得其弟士大夫錯學而民不受其賜者吾為此懼三復斯言故為斯文誦之

送曾巽初進郊祀鹵簿圖序

上臨御之二載有意稽古禮文之事以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明年親祀太室誕布寛條以與天下長治久安廬陵布衣曾巽申序次古今郊祀鹵簿既成書則圖而進之洪惟昭代廣土衆民自有天地所未有而郊祀大駕鹵簿猶有所待而備舉使黃帝以來數千年承天尊祖之祀曠而不講生民不復知古者尊君肅臣之意玆大鈌典每讀唐書禮樂志於搢紳大夫皆莫能曉習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為之廢書而歎曰嗟夫此

豈獨時之失亦吾黨之過也古者功成治定之日所謂制禮作樂者豈以文具飾耳目之玩極崇高之欲蓋將有豫遠不敬於下而使其聖子神孫益求無愧於天與祖宗其可以憚煩廢與不廢苟焉為之也哉㝢申其先代多聞人家故多書愽古而尤詳於禮悉心與力用意遠甚方今議禮攷文必有采取而用之者為太平之候也是可彰昭代之盛而補吾黨之愧矣岳申蚤衰無聞願借耀其餘光使幸得親見禮成而霑大慶從當世老

於文學者鋪張揚厲以濟其美顧不偉歟

許獻臣女教書序

古詩正始二南上自后妃夫人大夫妻下至游女賤妾及變風作而發情止義猶有如莊姜戴嬀共姜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居變而得禮之正者其他詩存而逸其氏名不可知者甚衆此豈一朝一夕之故所使然哉古者帝后端本正倫躬行美化於其上公卿大夫士父母師保之訓率於其下自能言以至於嫁自始嫁以至於終

身家有教而人有則凡服食賓祭所以相夫子事舅姑宜家人者皆熟講而素學之故王后寧而師告宋姬燔而待姆其貴者如此上不知有富貴下亦不敢以貧賤失其身俗化之美有由來矣後世大小學之教且廢不講至女傅愈無聞古書教戒亦無幾存末俗敝化不知有教為歌詞學子執俗樂競以為能恬不之怪民生其間求烈女貞婦非至性過人者吾見罕矣彰徳許獻臣博古通今用儒飾吏嘗病古人遺教雜見於禮書有學

子所未喻者傳記所載又漫無統紀輯可為訓皆可與知與能者為一編始教在室故有内訓然後教有家故次昏禮次婦道能為婦然後能為母故次姆儀行莫太於孝節莫難於貞故繫以孝而以貞終之門凡有六教亦備矣美哉獻臣之用心也令之從政者大抵急錢穀刑獄而緩教化刑愈繁而俗愈不美未有究厥本始者使家有是編為舅姑者無不得賢婦為夫者無不得賢妻其於風化庶乎非小補之者美哉獻臣之用心也獻

臣事母以孝聞為吏廉平有古長民之風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於獻臣尤信

解開先省親監學序

吉水解氏子開及門而請曰開將之京省親監學先生何以幸教之又曰開之父留監學七年矣大父以高安文學代歸又幸健許開以行先生大父行敢告惟解氏唐宗故家至今子孫為氏族科興猶有兄弟同舉於鄉者余嘗銘其曾大父之墓今開四世矣子之往余得無

情乎昔何蕃入太學每歲一歸父母止之間歲又一歸父母又止之最後五歲不獲歸將歸諸生閉留蕃空室中此蕃所以為名士也此其所以能救六館之士不靡然從亂者也昔陽城為司業名諸生告之曰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歸者二十餘人此城所以為名公卿也聖朝方敦孝理國子諸生有不能為蕃者乎國子先生有不能為城者乎父子有親以子之心知其父其心豈相遠哉閧爾是行大父既命之矣有如不贈子以言者

其於人心天理何如也行矣開先富與貴是人所欲嗜欲有甚於富貴者乎行矣開先子之嗜欲且將至矣劉岳申書

贈夏仲善之官會稽

吾友夏仲吉水故家才子也泰定庚午擢第丙科以判官建昌錄事興國知名授會稽令尹告行於鄉大父父之故人謂余世好願求一言惟會稽山水鬬天下昔人所謂應接不暇者仲善三仕一日而居有之雖由發身

科第揚名州縣以及此而其遇合所取數亦不薄矣仲
善芳年妙質用其通材素學行乎名藩大邑暇日登
會稽臨鑑水探禹穴而望越王之故鄉攀秦石而求太
史之禪書玩蘭亭訪剡溪宗二謝以尚其風追二陸以
躡其貴蹤若夫續黃絹幼婦之辭留布襪青鞋之詩望
越山青於棲霞闕天下白於浣紗茲遊信可誇矣抑余
老至耄及尚可求吾子於盛麗紛華也耶余嘗聞建昌
之清若興國之賢勞矣子如以會稽為文章政事豈非

一世之豪哉昔在宋有曾魯公嘗宰是邑其後致位宰相為宋名臣朱文公昔録其會稽之政宰一邑宰天下皆宰也尚勉旃無空談

申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卯

謄錄監生臣吳銓

中齋集卷二

元 劉岳申 撰

序

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

上臨御之初中書左丞郝公天挺以召入賛大議加賜宴勞拜江西行省右丞其秋七月公至官一以民莫為己憂其所罷行害利灼灼在人耳目如浙江歲饑公在中書嘗謂以江西代其海運至是論當罷還江浙不當

為例西蕃茶提舉司設官不便當歸有司廣東惠州等處採珠得不償費勞敝赤子當罷諸當戍龍南安遠南恩潮陽歲歲瘴癘殺不辜者常數千人當移南安肇慶潮州善地撫州千金堤成便漕當脩小曹銀場無銀當罷宜黄樂安分武寧新城廣昌地衣民輸官負擔六七百里當折納錢尉吏貧無藉不當祗待站當用各戶餘糧而復其戶役尤惡不肖子孫發冢者為重禁其買賣皆著為律凡大者以聞立報罷小即便宜皆可為久遠

他便民不可悉數明年春奉命與僉院數軍實至臨江臨江軍多亡逃而官利其利則罪萬户以下倉官多取於民而不禁廉得其羨三萬貫中統鈔有奇則罰郡將以下郡服其神明而安其仁恕余時以諸生拜公見其公餘手不釋卷過於寒素愛民下士有古者賢相之風軍民官請置酒效一醵於前一不許所過無秋毫擾其尤不便民者立為禁止余方以為江廣賀亦自賀夏四月命下遷公河南從河南省臣之請也平章公驚恚曰我

獨不樂有同寅邪奈何爭吾寮都曹有泣下者曰奈何爭吾公百姓相與失色士相與短氣口塞咸咨嗟歎息曰天遂棄江西耶奈何爭吾相以私彼汴也彼汴之人何脩之至也嗟夫使公遂留江西所施豈止如前所陳而已推公之心所欲為民便者何限或蓄而未施或施而未竟公在汴江西不被其澤公在中書詎忘江西哉江西自有外中書以來其間豈無賢相而材不逹志力不終事料力有餘而又不勝欲惟公踈通練達足以行志

獲上信友足以遂事本之以寛仁發之以剛毅始終之以無慾而又輔益之學問故天下之民爭欲得以為父母士爭欲得以為宗主為方伯之長者爭欲得以為二雖以聖主知公之深愛江西之至而不能從河南省臣之請莫非吾民故也余聞公世將家其先有德於兵間而公又以仁厚昌子應官有功於國有德於民甚衆富貴壽考宜未有艾余獨著公所施江西與江西民所不釋於公者非以為公譽將以告夫君相使知江西未嘗

不可治而如公者不可遇而又可暫不可留為可惜也

送李總管赴贛州序

章貢太守李侯未至章貢而先聲廬陵廬陵之士多其賢歲六日過余敝廬乃一不知其太守之為貴余亦忘其為太守也有頃南安監郡繼至禮讓久之南安叙通家章貢云平章叙在丞相下南安云以平章公貴介弟余敢若是班乎章貢讓愈盆恭詞愈盆辯南安叙如初語極雍容又久乃定觀兩侯揖讓余兩賢之喜章貢得

賢守又喜廬陵士知人昔者夫子之論人曰為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郡守古諸侯國也於是可謂能以禮讓矣平章為延祐聖人舊學之臣又為賢宰相其相業在國史輿誦在人心太守其有聞於愛民下士者必有素矣太守嘗知澤潞理問浙省别駕寧國各以其官聞其於章貢必有餘矣章貢與廬陵相依倚為郡國唇齒之國也章貢有賢守廬陵與有焉余又聞猛則民殘寛則民慢繼猛以寛斯為得矣繼寛以猛其庸

可乎善為政者用剛柔之中以去寛猛之獘則畏愛具而父母神明兩得之此侯素所蓄積者也余奚濵告焉詩曰敷政優優不剛不柔古之誦詩者以達政而賦詩者亦以觀志敢以為獻

送馮翼翁漢陽縣丞序

泰定甲子廬陵再貢而第者二人馮翼翁其一也於是翼翁擢丙科授漢陽丞以歸余甞備員湖廣試官識漢陽太守許君於院中太守質直信厚君子人也出院過

訪秋興亭於漢陽郡治之後徃謁太守焉亭有獨江漢水之勝有大别山郎官湖在其後山有禹廟其登臨之美殆過南樓唐賈至碑在焉恨匆匆不及留文字其間然念慮往來常有之以為幸得徘徊臨眺當盡前顧而不能自必乃今翼翁有三年淹於此視余匆匆至今有餘恨者固已相絶而翼翁以盛年高科方呑雲夢而納江漢登高能賦文章特其餘事又非余衰朽者比漢陽之幸秋興之遭也雖然漢陽幸有賢太守翼翁徃能不

負丞又科第之幸也士民之遭也豈徒文字而已使余他日重遊得竟償前願又將觀贊府之政成而賀太守之得賢屬吏也豈不美歟故於其行也序以為贈

洛陽楊友直家譜序

今南雄路總管洛陽楊益字友直余五十年前友也初友直掾江西憲司知名余時二洪泮㕂與游别久隔闊惟聞令名日起為南雄始有聲問相及至是徵余序其家譜譜自其曾大父中京府君始至其父弘農郡侯三

世余問故則曰中京以上譜亡不可考矣楊氏世家洛
陽曾大父諱某仕金為中京酒使大父諱某遇紫陽先
生為轉運使佐其幙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
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父諱某以承直郎南陽府判官卒
於官三贈階由奉訓朝列至嘉議官由禮部郎中秘書
少監至刑部尚書勲由驍騎尉騎都尉至上輕車都尉
爵由洛陽縣男弘農郡伯至郡侯可謂榮矣余嘗謂宗
法廢而族譜亂以僞亂真以賤冒貴以凡陋襲穹華槩

不能以其身自樹立以求顯揚徒以其先謂他人昆以取譏笑其有幸而出於喬木故家者又不幸不能守身事親以辱身辱先其不大可羞愧哉友直方其在江西時已能自拔心不可為南陽府君辱五十年持身玉雪兢兢焉訖能以再世贈官三品三命封侯於以光遠有耀而顯其親可不謂榮矣乎友直所以自樹立何必減闕西又何必冒遥遥而後可稱世家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如友直可不謂立身揚名矣乎世之

人不自貴重顧藉忘其身以及其親上以險危其大人下以愚不肖其子孫甚至覆絶有可悲傷者如友直光昭其先君式穀其後嗣使中京府君世為楊氏鼻祖其世祀豈可涯哉楊氏子孫尚懋戒之

送葉審言歸浙東序

江南内附三十有八年而科興科興又十有七年矣而江西為盛江西莫盛廬陵廬陵莫盛吉水提學江西自浙東來者曰縉雲鄭公潛昭近年稱金華掆道傳教授

吉水自浙西來者錢塘盛公元仁近年稱金華葉審言鄭公文學清修稱其世家余時為洪泮辱相知盛公博學工詩兩浙知名士皆尊為先輩余辱與游道傳矜持有識鑒自負特不可下古人余時為鄉校辱相聞審言胸次氣象威儀文采賢者也余辱交焉是四人者先後相望垂三十年皆相與而各有深淺若鄭與鄉皆嘗為之屬而遠近戚踈異矣盛與葉皆在五里而落落不相合夫以相望三十年間僅得四人而又若此然則交際

離合信矣乎其不偶然也於是道傳别已三年審言今又告别余昔者既恨不得與道傳劇論以求一日之益而今又失審言也嗟夫余乎其無復可以求有益乎余之過遼陽也道傳意若有以贈我者審言去吾鄉而歸將羽儀乎天朝也其何以處我哉

贈蒲學正序

蜀蒲閬州望族也閬以宋尚書左丞宗孟顯蜀亂子孫散處四方余嘗校文湖廣得蒲紹簡魁多士多士稱得

人紹簡世出於閬者也今年又識廣元學正蒲君子新子新距左丞九世嘗録叙學為制釋奠禮樂器於蘇蘇杭至是廣元議制器如叙而以江西冶鑄為良會成都重慶保寧議如廣元皆以屬子新盖省憲以舊勞選而使之子新留廬陵再見夏五而後四路禮樂器之範金者始備將之蘇杭取磬材焉告行於廬陵文學汴王仲敬倡為歌詩而謁余為序余聞釋奠釋菜皆祭之畧者釋奠有樂而中廢所謂畧者又不備焉當宋盛時歐陽

公猶以為恨逮宋宣和大成有樂止於汴京而又中廢至是郡國始備尚論厥初自文翁興學而蜀為鄒魯歷代不乏人至宋而蘇氏父子遂聞天下宋南渡蜀被兵最甚宋亡又甚時絲枲織文之富衣被天下今皆不可復識矣況衣冠禮樂之盛乎今世所傳漢成都禮殿圖象猶使人想見文翁之盛皇元混一亘古所無興學崇禮又為一初釋奠得通用樂又宣和所無此天下太平蜀文學將復興人物將復出之祥也其事雖微而所

繫甚大余方為世道人材賀故為子新達亹亹焉

贈李生歸蘄州序

夏仲善見其學者李玉與所業易對義一篇玉家蘄春常貢河南聞湖廣之風而起者於是罷科命下而講習不輟勤求余一言如不知科已罷又如未嘗罷者余感其千里求師不隨俗化則告之曰科廢學不可廢上不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取士士可以為譏諂面諛巧言令色孔壬否乎上不以修潔博習取士士可以為頑鈍無

知不學亡術否乎秀才異等今不復舉士曰吾不爲秀才異等可乎孝弟力田今不復舉士曰吾不服田力穡孝養厥父母大不友于弟可乎夫學者之於五經四書事非爲應舉而設以應舉之心而讀五經四書已非矣而又以科廢廢讀尚得名爲士矣乎玉乎子必勉之自科罷而有喜談樂道之者其人固可知亦有言之而戚戚者亦未爲得也昔者科廢四十年而復興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不可今者科興二十年而復廢謂有其舉之

莫敢廢亦不可或曰屈伸往來易之常理則應之曰我不敢知惟科廢學不可廢如是而已王字德潤盛年有志仲至順庚午進士以建昌判官終更而居憂授業於家云

送王員外廣東録囚序

至元四年戊寅秋九月大宗正府員外郎王君録囚嶺南京師賢士大夫咸為詩文以送其行道出江西以視廬陵劉岳申惟王君將命之肅諸賢贈言之忠至矣盡

矣而猶有待於余言乎余聞先漢有女子上書救其父母者其詞曰妾聞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漢文感之為除肉刑而幾至刑措焉夫言豈在多哉聖主如天萬物皆春天下獄成而孚輸而孚矣不留獄矣而猶審克之合於有虞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真德刑也王君讀書知政讀書則不為徒法知政則不為徒善嶺南之囚凡至吾前者皆死獄也其不幸而寃者其罪皆在有司然而未録以前猶皆生人也既録以後萬有

一不免於殺不辜則不可復生不可復續其冤作皆不在有司而在我矣其悔恨可勝道乎歐陽崇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求其生而猶失之死而常求其死也斯言其庶矣乎敢以為獻

贈高師靖地理說序

古今地理察於伏羲井於黄帝奠於神禹而其說聚於九丘尚矣又不獨公劉之豳周公之洛衛文之楚丘始見也若古之葬親者自溝壑蠅蚋始由是而宅兆有卜

古之卜者真能知後世必不為道路城郭溝池井陶耕鋤所及勢家所奪此其術殆非今之所及而迂儒不通古誼妄諱其說以為古不擇地不知古人擇之尤詳今人併水蟻不知避是溝壑蠅蚋之也不知未有甚於此者郭景純得古人遺說以為書而儒者不能知尚得為儒乎此非儒者學問所當察詳者乎此吾所以有感于高師靖此書也使仁人孝子之葬其親者得其說而求免於溝壑蠅蚋不亷乎於人心能無恔乎師靖其父故

博雅君子丞相信國文公所爲書山雲者鄉稱山雲先生師靖槩有聞於家學云

張仲舉集序

張翥仲舉北方學者始來江東江東才俊皆稱之余始相見豫章愛其踈蕩有竒氣磊落多豪舉急義如飲食男女聞上有賢者輒以身下之常恐其人不先已而蚤達未嘗見其有所不臧於人人或有短之者終不以爲惡聲必終譽之有不幸厄於時命必多方拯拔之而後

已不然如已負之餘事為詩賦之章極才情所至無不輸寫傾竭其意欲者使人望而知其為非仲舉不能而仲舉未嘗以自多至順壬申余再見之江浙校藝後仲舉亦且老矣其氣充然其才情沛然其中心誠好義愈篤汲汲然余方恨主文而竟失士愧見仲舉而仲舉如未嘗試者豈徒不知有得失曰與余買船下湖長歌痛飲盡興而後別今又八年矣書來廬陵留滯維揚猶江湖也獨求余序其集端夫余何足以論文哉田光先生

有言徒識光盛壯時感仲舉行誼至高殆非今世人故為私論其人品大槩若其詩文固不待余而傳顧仲舉自有必傳者東坡所謂非斯文亦莫之傳也

送西窓宣差赴都序

今天子嗣登大寳之明年以天歷左丞相仲子前侍儀舉禄補外監南安郡郡當江西上流與章貢壤接南振交廣西距湖湘官吏士民道廬陵過余者其人言監郡族出高昌有中州賢士大夫之風生長相門有被服儒

者之意真愛民下士賢長吏也余聞而異之去年始相見於吾廬然後知聞望果不相悖聲寔果相符他日見其二子皆文雅溫厚恂恂有父風又知其教行於其家至是告行將之京師余至大中嘗拜丞相於江西瞻望其閎深博大魁壘奇傑誠非位正中書不足以展其材畧及天歷登庸天下之士皆曰丞相功莫大於翼戴而不有其功志莫大於肅清而不自滿其志皆以為恨不知其蕃祉老壽得之於天而不盡有諸躬者蓋將以保

有其子孫孫子以為天下國家建無窮之基垂無窮之聞穹穹厚厚厥有深意凡民彛好罔不同之余既辱知丞相獲交南安喜世禄之家子又有子於其行得無情乎自右定大難者無赫赫之全功履危機者有容容之厚福是故保安世禄者無如恭儉而恭儉必由内心以生是故教子孫者無如義方而義方必以一經為尚此南安素所蓄積何待余言而余言之不置者朋友之至情也丞相有如語及江西人士為言如余者年已八十

無所用世矣至元五年巳卯四月日劉岳申書

羅中德詹詹集序

通齋羅先生蚤以文學知名晚尤宿於理而邑於文庶幾正而葩者今不可作矣其猶子中德從家學槩乎其有聞後客分寧分寧是其諸父兄讀書故處中德於其間往復唱酬無虛日其友文采蔚如也今年相遇於紫淦類深自晦匿其中所有欲使人不可少見其端緒者與之語渴不可否又與分寧時如二人者嗟夫中德所

謂深藏若虚者非耶一日出其稿視余凡古賦古詩又若干首余讀至盡如主人盛服肅客每門而讓如韓昭侯效古人愛一嚬一笑如季平子養鬬雞如張踈不可効陳遵程不識不可為李廣何其嚴也余為之竦然曰幾失子矣蓋戰國辯士有以辭勝理而詘者而晋人亦有俊傷其道之譏由是而以文辭為無取以才俊為可薄孰知易謹修辭書貴俊德其言不文者其行不遠故有俊士俊民皆所以浚明理道而翼張之者也其誰能

去之中德於家學槩乎其有聞矣故余嘗謂文章韶潤不如骨氣而韶潤亦不可無思致不如淵源而思致亦不可少嘗試以家學叅之

禮記貫義序

須溪先生劉公嘗謂余言小學進業進學廣記甚有功小學先生沒始見其書而先生之言信比年進書惟王天與尚書纂傳出蔡氏後使學者有之為有益恨先生未及見若禮記固未易讀傳文有似經者得疏而後明

此古注所以不可廢後來注者益衆方氏應氏爲著晁後有衛氏者盡得諸家之說而取其尤長者集爲一書然後罕有見者吾鄉曾聞禮以立盛年力學懷明發之思感揆錫之義循名責寔取禮書晝夜誦習之先注疏次諸家次先宋大儒博采其尤善者而折衷之名曰禮記貫義葢自有此書以來所未有諸老先生所未及須溪先生至今無恙猶將取之況如余者余嘗言此世著書者無之無損乃他多爛熳者誠可厭而不可以槩貫

義是有之有益者也余以衰年媿以立蓋逾邁之感愈深而弗去來之憂已決徒願刻成使四方學者爭先快覩無如余之悵然以止也

送劉良用秩滿詩序

余年十三程教授試二之日其同四句置第一其後蔡教授試有餱䉛飧三句亦置第一又後屢試不一試皆然蔡公命之曰子年甚少而文甚老更成何也每見驚異惟正録未嘗少假以辭色須溪劉先生撫而教之曰

鄉校博士弟子員銖積寸累以序升以望取二者備然後得亞於正録如天子之宰相然鮮不六七十者有老死不能至者焉蓋鄉里公論僅而在此此一時也嗚呼尚矣余為鄉校之歲學正劉良用始至未數月余愛其盛年機智警敏可相與以有為而於余所不為亦能無所不恱也其間監郡郡守之相知過使客之相聞者常相接踵而群不逞之滋不恱余者亦不少良用去而攝官吉水既獲人州之長官稱於州之士友以有勞績於

學見於余文者多矣至是而後以代歸歸拜其親而榮其鄉無不可喜獨余感年歲之不與復欲為初試鄉校之日而不可得也有可為太息者昔鄧禹年二十四拜大司徒其後以將相封侯為功臣第一甞自言臣非際會終身所至不過文學博士夫以將相封侯之與文學博士也遠矣孰知遇則為將相封侯不遇則為文學博士也哉然則文學博士者固不遇之將相侯也由此觀之豈獨顔駟有文武老少之憾而已悲夫此古人所以

貴乘時也歟良用行矣無自菲薄於是代官以下學之士友皆為詩屬余為序云

送徐子謙赴湖北憲副序

太史公書稱韓非引繩墨切事情載其所著說難有顯為名高隂為厚利此與内小人外君子色厲而内荏何異故曰不以人廢言類此嘗謂士大夫至公無私而行之必以恕至清無底而用之必以明其中心誠信於忠君報國愛民下士要可以結知於天地而不可以求知

於世俗自余所見惟濟南徐君子謙他盖未之前聞也君始為湖廣省郎憲副東粤吾兒父昌候迓之於武昌既已熟其大畧及事君於東粤每長二僚寀間議論有異同必反覆至盡曲折至當於是而後止盖君之隂顯必不可為兩途心口必不可持兩端始終必不可為兩人故能舍已從衆達勢從理然終不可為典要惟是之從此君所以大過人也至是君以東粤移湖北東粤之人咸咨嗟悵望曰上遂棄東粤何召公之遽也湖北之

民咸歡忻鼓舞曰我輩之徯公重來久矣何慰我民之切也君子曰是可以論人心天理矣湖北之民徳公也久東粤之民徳公也新久者固其孚而新者尤難舍此人心之真天理之正也雖然我公之心豈有彼疆此界之分也哉使君即日升朝為内中書内執法亦舉斯心而措之耳余年八十有七何幸身親見之

送李一初江淛儒學提舉序

進士得人尚矣使皆如李一初科舉何可廢選法得人

多矣使皆如李一初常調何可忽提學得人有矣使皆如李一初學官何可輕於是學官積輕甚矣一初何以能使所居重也哉一初其文學行誼有過人者固宜其於政事無過不及使用之百司庶府必可觀用之親民為尤切今以提學為江浙固所優為而於學校興除利弊恢恢有餘矣學校至近年大壞極弊不可復支獨江浙以能官聞則進士得人之效也一初亦幸際其會耳夫以兩浙而遇一初以一初而遇兩浙非天時人事不

及此抑今嘗謂士大夫學術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掊克多而娼嫉興將僞言僞行無所不至茍可以用其深中多數肆其雄猜陰毒必且勇往而力行之矣此其於士君子爲何如也每讀杜詩好心事真顔色兩語常恐此心不見似人乃今於一初得之安得使人不驚喜於既見之後而憂恐於重逢之難也哉余嘗以校藝三至湖廣一至江浙長沙固湖廣之仕國而茶陵又長沙多士之淵藪如一初又其尤者也余既以爲江浙賀一初往

無負江浙不亦善乎余耄且悼爲我多謝西湖遲君歸榮猶及爲君賀且賦之

贈采詩两生

嘗讀詩至芣苢三章愛其和平怳樂無惡無斁以爲此采詩法也使采者比如卷耳頃筐之寘則倦矣又嘗讀中庸大學表記坊記所引詩愛其融液貫穿得言外意以爲此觀詩法也使觀者皆如高叟之爲則固矣觀於風雅然後知古人作詩之妙當時采者要不可及觀於

夫子說詩然後知古人興觀之妙後世傳註皆不能到采者如蜂之取花觀者如人之取蜜其殆庶乎方今政治之得失民情之休戚上之有關於德化大之有係於家國獨不可因民風以上達其於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不尚有補乎永新陳天衢張文淵以采詩告行故為定其大者書以贈之以待其歸

贈安成劉玉成赴都

昔者孟子稱湯執中立賢無方故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昔者孟子稱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故其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盖古之論聲教者稱朔南論王化者稱自北而南使夫子薄南國則二南不得為風之始使夫子薄南士則游不得為文學之先又使聖世終薄南士則春陵周氏之學其傳於河南者不足尚而建安朱氏之學亦不足行於天下矣方今聖人以天下為家而南海實為龍潛之所為南士者可不知自貴重顧藉乎於此有名世之士猶將退然自處於

常人之列於此有大過人之材猶將闇然自晦於衆人之中茍區區以浮華自衒以小有自負豈不益自菲薄羞鄉里輕當世哉故夫士之屈於時非時之罪也罪士而已已之詘於人非人之罪也罪已而已故曰衣錦尚絅又曰藉用白茅孰有良賈而不深若虛者孰有君子盛德而容貌不若愚者此貴重顧藉之道也吾鄉安成劉玉成將之京都余雖不能贈人以言而竊附於愛人以德於其行故忠愛焉亦古之道也至順改元之九月

某日廬陵劉岳申序

送揚賢可宜黃縣尹序

友人揚賢可既第而官會昌官瘴厲地俗又險惡賢可終三年淹而無夭時人事之患其政行焉其歸也貧如未第時調永新去其鄉孔邇而民俗有甚於會昌之地氣者賢可為之未數月而憂去良民思之横民服之其愛存焉其歸也如會昌服除還江西照磨其官為省慎而位在底僚諸達官之長日臨其上制其左右賢可為

之不謟不援無惡無怨其職修焉其歸也如永新至是有宜黄縣尹之命宜黄無會昌之地氣永新之民俗又無會府尊官之壓得百里之地而為之室於以為政行志恢恢乎有餘力矣或曰宜黄善地縣尹正官足為政行志固也而無圭田之入野人之養賢可積三仕之貧以不取為不與將何以安其位哉愛賢可者能不為賢可私憂過計乎曰賢可之誠身信友足以獲上治民久矣過使客有不知之者乎有不愛之者乎賢可能無

疚於志無惡於民而已若所遇非所知也君子曰惟賢知賢以賢待人而以不賢人應之是所感非所應古無是理也賢可以暇日往從吳先生而問政焉其所以告賢可者必非余言所能及也以是為贈

辨圃序

易言學聚問辨中庸言學問思辨蓋嘗歎孟氏之辨矣其辨惟善義內不遺餘力辨揚墨至於無父無君辨鄉愿至於無舉無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辭旨殆

如酷吏議法畧不少恕而究其初心本非好辯後來公孫龍諸子曼衍横潰四出益信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宋洛建諸賢講明聖學究極藴奥語詳擇精弗明弗措古人問辨之意學者從可識矣舍是復何以辨為哉宜春桂可取莊氏語名其所述曰辨囿以視余余讀至盡槩與人意合者多然後復於桂可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以其猶有所局也莊子好辨之雄者至篇終而以公孫龍為囿於辨之内示不足也明矣子之取

義豈亦有所不足也耶近年夾漈鄭氏辨駁古人窮詰至盡夫辨若是亦可以已矣其於囿也宜不可以廣狹計矣子之是編屬事類辭無論雅俗必窮本始不茍同衆然且自以為不足由此而夾漈不異矣又以為不足而窮源至於聖賢之所謂辨又豈難哉余故與之談夾漈以充其辨又遡莊氏以循其本然後使由孟氏以達乎子思孔子以易中庸之辨終焉蓋充類至義之盡此辨之根柢也此莊子立言之旨亦桂可名書之意也

贈談命熊景仁

昌黎嘗言我生之初月宿南斗坡公自謂其年生者無富貴人而與馬夢得為窮之首自昔大賢槩乎其有是言也故有晩知前定而悔不讀書者惟韓蘇二公乃無是悔耳余生宋五庚申為景定初元天朝中統之初也年十七而德祐為至矣科舉廢而不知學為聖賢之學章縫賤而不能去為農賈之業盖不擇術與不知命合而始為棄民始不能以饑渴之害為心害於是可畏之

日為無聞之境矣又何止不讀書之悔而已哉每遇江湖談天者相從問命未嘗不内熱汗下也儒者不能自求性命之說於經孔孟而必待星翁日者之說而後暫息乎其僥倖之心則是星翁日者猶有功於為儒者曾星翁日者之不若也余往來歐鄉識熊景仁景仁善言命余所愧者也歐鄉之士類多稱景仁傳言天道遠人道邇以景仁觀之遠乎哉景仁至是求余言以信其術余惟不能自信其命而取信於景仁也景仁又使余言

之以信於人其待余言也耶余言其果足信也耶景仁行四方又曰仁山云

趙氏族譜序

嘗讀唐書宰相世系以為兼史記王侯年表蕭曹世家之體此歐公新意也世世之升降家之隆汚可考察焉後有作者不能及已自春秋譏世卿而勃興暴貴不為不祥故嘗以為使漢如唐人貴氏族重門戶必無衛青尚主之事宗法廢而族譜存猶之可也西洛趙氏族譜司

馬温國文正公所為序引者宋叅知政事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國文定公諱安仁之世系也譜自唐孟
州温縣令貽孫而下十三世文定而下至前進士夢雷
九世按序所稱有藝祖與為布衣交者焉有藝祖自言
嘗識其祖其父者焉有真宗所稱為萬石君家有仁宗
所稱為忠孝者焉有洛中稱為顏子者焉盛哉富貴人
所可致而帝王稱其世濟家榮鄉里比之亞聖大賢此
不可倖而致也帝王所稱鄉里所誦猶可致而有多世

立言者垂之不朽又不可倖而致也夢雷不忍其先緒之遥修其譜詳其世將以遺來者而以示其交廬陵劉岳申曰子盍爲我言之某何人而敢賛一語於前序之後乎惟欒郤降於數世房杜敗於再傳有不忍言者而九世之後有如夢雷難也此文定而下之所積也夢雷而下復有如文定未可知也夫有名祖父者有幸不幸子孫賢使人稱之曰幸哉某爲有後否亦使人疑之曰惜哉此爲某之後此之不可不謹也夢雷字長公以殷

遺老自號靜虛云

送蕭太玉教授循州序

天歴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於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甞識者明年大雪加凍大江有絶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歲老人所未曾見者今年六月多雨恒寒雖百歲老人未之聞也吾鄉有歲一至大興開平者曰兩年之雪大輿所無去年之凍中州不啻過也六月之寒則近開平矣有自五嶺來者皆云連歲

多雪於是新喻蕭太玉被命教授循州今憲使魯君子翬贈行以言具述其言世家之盛而深慰其南行之苦翰苑諸賢相繼有作緊未知朔南氣化如此其變而今昔推遷如此其殊也太玉以世濟之才襲世家之業際王化自北而南之運今之嶺海非昔之嶺海今之循州非昔之循州矣雖然太玉世家亦知夫人事之推遷有甚於地氣者乎地氣以漸人事以速故有勃興暴貴者自其子女玉帛衣服車馬宫室苑囿無不可一日二日

為之而有餘無不遠過夫幾世幾年之積者而幾世幾年或愧之豈徒愧之有不忍言者矣至於喬木則終不可一日二日而為也而然後愧於幾世幾年者而然後内熱汗下而然後不敢自比於人嗟夫太玉無亦自貴重其所以興者乎太玉往教以其家世之業益修其身踐其行以及於人將使循之士文學行誼由我而丕變如地氣之變可也又豈獨循而已東粤之廣人物之衆將必有賢者出乎其間世道人物尤將賴之可也夫如

是則人才與氣化俱一新於以大闡朔南聲教之盛又自江西故家始豈不愈幸歟此則所望於太王者也以是為太王贈其可歟今年為至順改元之九月某日廬陵劉岳申序

贈日者劉寶翁

太史公為日者立傳著司馬季主之賢與宋忠賈誼辨論古今天人之際要終反覆熟爛之極使二大夫惘然自失盡廢其生平與其高論何其言之快氣之晟志之

尚也然季主所自譽不過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視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兄弟言依於弟又何相似也烏乎季主君平不可尚已抑余嘗疑先漢聚占者曰五行曰堪輿曰建除曰叢辰曰歷象曰天人曰大乙各有不同言某日娶婦或可不可或不利或大小凶或小大吉各各相反論辯不决制詔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而然後定故曰未必然也使人拘而多畏自先漢已然矣况去漢又千有餘歲者乎余里陰

陽家有劉寶翁得通天竅之書其法以方位定陰陽以干支分順逆以叢辰取多吉而大槩主五行生旺本郭景純五吉六凶之說合於孟子天時地利之意此儒者不可不知雖秦火不可存盖娶婦嫁女制宅祭祀葬埋古今必不可廢又安可以穿鑿支離而妄議厚誣之也哉余耄惛學恨不愽記恨不强竊謂陰陽家與古卜筮意本不異是以論著而傳之所謂以利為本違諸不利者其殆是乎

贈音無聞

至元後己卯夏六月余來豫章避暑市林院有僧音無聞大明人也莊嚴佛菩薩羅漢皆現金身諸相皆具足寺有山田十一畝豐歲不足支半月日飯寺衆遍十方不下四三十人徒仰日所乞食又與徒作佛事以補不給寺衆皆知勤苦修習又嘗遍參諸方究竟本性證悟圓覺有超然解脫意會童子擊鼓余問音聞否又問鼓自聞否除云聞鼓頃之鼓鍾余又問音聞否問鍾自聞

否鍾鼓相聞否徐云聞鍾余聞至人始於聞而能無所不聞由無所不聞而能無聞是故無所不聞可能無聞不可能今且以鍾鼓求之未考擊時無聞考擊而然後聞吾將聞鍾鼓於椎椎無聞也聞鍾鼓於童子之手手無聞也且未有寺時無佛無僧安有鍾鼓何處求聞是故以聞聞不如無聞聞嚮者以不荅各盡之矣故謂音無聞無聞亦無音

陳母魏國太夫人壽詩序

總管陳侯為廬陵之明年二月以元統甲戌南北諸賢所為魏國太夫人壽詩視余子曰盍為我序之惟陳氏自武宣至侯再世自毅敏至侯三世毅敏當宋亡元興之初武宣當至元元貞大德之間遭時遇主榮耀備具毅敏奉新安郡夫人來家泗水而貴顯於南無絶裙之恨有禄養之榮此宜如何其樂也武宣早失安化郡夫人有陟屺之痛而以富貴壽孝終此宜如何其憾也此存本所為作也侯承祖父之業際隆平之運所至奉魏

國太夫人厚禄孝養有殺敏之樂矣而無武宣之憾焉又何其盛福之至也於是壽有詩而詩有序矣復何以余言為哉惟陳氏有三世之孝孝為百行之先所宜稱道不厭載稽古昔史克頌魯侯必稱壽母杜甫賀陽城郡王必兼鄧國太夫人惟我廬陵當建行省相國纛旗所嘗弭節夫人魚軒所嘗秖駕侯又嘗讀書其間今以朱旛皂蓋重來是邦明發有懷能無情乎余以壯歲瞻望相國焉上令聿既耄猶得執筆以叙此詩雖不敏亦

不敢辭

申齋集卷二